

《世界经典名著》

母亲

〔俄〕高尔基



Mug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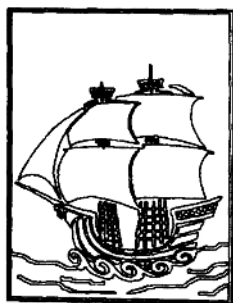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百部

2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母 亲

[俄] 高尔基 著
张 蕾 译



本书一问世便立即以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列宁盛赞它是一本“非常合时的书”。

“母亲”尼洛夫娜是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妻子，丈夫死后，她亲眼看着儿子巴威尔由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而她的性格也完成了由懦弱怕事到坚强自信的转变，成为工人大众的**母亲和同志**。

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展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人革命**为主题**，“巴威尔”也成为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革命工人的典型形象。

作者高尔基，俄罗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早期从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1901年《海燕》的发表，标志着他由民主主义进入到无产阶级文学创作阶段，代表作《小市民》、《底层》、《自传三部曲》、《仇敌》等。



上
篇



—

每天晨光熹微的时候，在城郊工人区的上空就已经弥漫着那呛人的煤烟和油臭，工厂里的汽笛也震颤着争先恐后地轰鸣起来了。那从美梦中尚未清醒过来的工人们，伸着尚未完全恢复的疲倦的筋骨，神色抑郁地从床上爬起来，像一只只受惊的蟑螂一样，无奈地从阴暗潮湿、简陋低矮的贫民房里跑出来。

在凄凉暗淡的晨光里，他们汇集在一起，沿着那没有铺石板块的道路，朝着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一般的工厂里的石头房子走去。泥泞的道路在他们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他们粗野地叫骂，发出像未睡醒似的哑暗的声音，恶狠狠地盯着在远方工厂里那几十只油乎乎的、冷漠自信的眼睛。

工厂里那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声，嘈杂着打破了清晨平静的天空。高高耸立的黑乎乎的烟囱，宛如巨大的手杖在城郊的上空威严地注视着那扑面而来的工人们，并发出那种萧然可怖的声音，阴沉地威慑着周围的一切。

每当日暮西山，落日的余辉映照每个工人们那阴暗房屋的



窗户，发出一种忧伤而疲惫地微光，忽隐忽现地从这家窗户移到那家窗户时，工厂又仿佛投掷无用的矿渣似的，把那些工人从它那石头一般的胸膛里迅速地抛扔出来。

工人们懒散地沿着来时那泥泞的大街往回走着。煤烟熏得漆黑的面孔无奈地惨笑着，饥饿的牙齿缝里发出一声声失望的叹息。语调里有兴奋和欢喜、也有悲观和失望，虽然工厂里的苦工终于干完了，但家里的一切又迎着他们。

整日的时光，人们的筋骨被工厂的机器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每天如此，日复一日悄然逝去，他们日复一日迈进自己的坟墓。可是，他们光顾在烟雾弥漫中的小酒馆，体验歇息后的快乐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满足和享受。

每逢节假，他们都要睡到上午十点左右，然后，那些老实坦诚、拖家带口的人们，都穿上比较干净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他们边走边埋怨年轻人对宗教的冷漠。他们从教堂回来以后，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直到傍晚。

长年累月的劳动，早已经破坏了他们正常的饮食习惯。他们还拼命地喝酒，用伏特加来刺激胃口，权当吃饭。

夜深以后，他们有的穿着套鞋，有的拿着雨伞，即使阳光明媚、无风无雨的日子，也是这个模样，懒散地成群在街上逛荡。

他们聚到一起，总是说说工厂，谈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和劳动有关的事情。在如此乏味单调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些肤浅的然而不乏闪光点见解。可是一旦回到家就同老婆吵闹，并且常常是拳打脚踢。

那些年轻的工人则去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并且拉着手风琴，唱着一些放荡肆意的小曲，过瘾的说些下流话，



边跳边唱。这些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于是满腹牢骚，顿时升起妄图发泄。一旦有了这种时机，他们便抓住不放，就如同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一些细碎小事，他们也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经常是头破血流，有时会将人致残，甚至把人打死。

在他们日常交往当中，最多的则是那一触即发的怨恨之情。这种感情，同那无法恢复的筋疲力尽的劳动一样，经年累月而根深蒂固。他们这些人生来就从父亲那儿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如影子似的伴随其终身，直至带进坟墓，这使他们一生做出许多令人极端厌恶并且又毫无意义的可笑行为。

那些年轻的工人在休息日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扯破了衣服，全身沾满泥土，脸上带着伤痕，幸灾乐祸地夸耀自己殴打同伴的情况；或是满怀屈辱和愤恨，甚至有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显出一副可怜相，在街上委屈流泪。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令人讨厌。

有些时候，那些年轻工人中的小伙子也被他们的父母强行地拖回家去。父母们假如在某个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顿时破口大骂，挥舞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瘫的儿子狠命揍去。以后，他们把儿子拖回去，不得不让儿子们睡觉了事，因为第二天早晨，汽笛怒号如黑暗的洪流，冲过天空，还得叫醒儿子们去出工。

尽管他们对儿子很凶狠的揍骂，可是在老年人看来，小伙子们的酗酒和打骂完全合乎常理——因为这帮父辈年轻的时候，同样受父母的殴打同样地酗酒和打架，生活从来依旧——它平缓地像一条浊河流淌，日月交替不知何方。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

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没有人想改变目前这种生活。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老调重弹。因此有时候，也有外地人来到这座城郊的工人区。

最初，他们因是陌生人而引人注目，后来，听他们说起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略微引发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稍后，那些新奇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于是他们就对大家习以为常，不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的话以后，他们知道工人的生活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说一些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半信半疑地听着，不与之争论。他们说的那些话，在人们心里引发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和盲目的愤怒；在第三类人的心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一种对于模糊事情的淡淡的期盼，为了驱散焦躁和不安，他们干脆喝下比平常多的伏特加酒。

工人区的人们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奇特东西的时候，就铭记于心。他们对于这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戒，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以破坏苦难却还平安的生活习惯。虽说无聊，但是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所给予的压迫力量，他们始终并不希望什么较好的变化，认为所有的改变只会加重压迫。

工人区的人们默默无语地离开了那些讲新奇事情的人。

假如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单调的人群沟通的话，那么，他们只好孤独地留在工厂，或流浪他方……

这样生活五十年——人们就自然地死去了。



二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是个毛发浓密、脸色灰暗、眼睛细小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当他那双眼睛躲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时常带着猜疑和恶意的冷笑。他在工厂里技术领先，是工人区第一个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工钱很少。他每当休息日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有时，大家伙想要揍他，但总是不成。符拉索夫看见有人前来找茬，便攥上石头、木板或者铁片，宽宽地叉开两腿，毫不出声地等待着来犯之敌。他那张从眼到脖子全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令人生畏。尤其是他细小并且尖锐的眼睛，好似钢锥刺人，凡是遇见者，都会感到他那股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蛮劲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低声怒骂，满脸的毛须里面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于是，原想着揍他的人们，又胆怯地离开了。

“孬种！”他们在他们的背后继续骂着，像挑衅一般伸直脖子仰起脑袋，两只眼睛露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冷意。又继续嚷道：

“来！想死的就滚过来吧！”

谁也是不想死的。

“孬种”是他喜爱的字词。虽然他的话不多，但是他用这俩字呼唤厂主、警察，也用来喊老婆。

“呸！孬种！看不到吗？——裤子破了！”

有一次符拉索夫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可是十四岁的巴威尔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动手啊！”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就像阴影渐渐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

“受够了！”巴威尔大声说，“我再也不受了……”

他举起了铁锤。

“好吧！……”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气，补充说：

“唉，你这位孬种！……”

在这事发生不久以后，他就对妻子说：

“往后甭再朝我要钱了！巴什卡能养活你了……”

“那么，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道。

“孬种！用不着你管，我去睡婊子！……”

他并没有去睡什么婊子，然而从此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同样也没对他开口。

他养着一条和他自个一样高大而又多毛的狗。每天进厂，狗都随后；傍晚时分，狗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来。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好像是在那找人似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尾巴从早到晚地尾随其身后。他醉后回家，坐下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可从



来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那悲惨难听的歌声，在他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与胡须——自得其乐地唱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使人联想起冬天的狼嚎。他就这样一直唱到把酒瓶喝空为止，把头伏在桌子上，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一直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了他的身边。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他在临死前的五天，浑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不断地向老婆说：

“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就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粥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蠢种！”米哈依尔声音暗哑地骂着。

他老婆在医生走之后，流着泪劝他动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唬她，叫道：

“我好了——对你没益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刻，他死了。躺进棺材，他张着大嘴巴，可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紧锁着。

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因做绒被被工厂开除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却一点都没有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都停住脚画着十字，互相地谈论着：

“那个人死了，从此彼拉盖雅可以放心啦……”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

“不是死了，就是公毙了……”

埋下棺材以后，人们都走开了。那条狗还呆在那儿，坐在新坟的泥土下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三

父亲死后还不到两个礼拜，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一边在桌子上敲打着，一边呼喊他的母亲。

“拿饭来！”

母亲走近他的身边，和他并排拥抱，轻轻地把他的头搂入自己怀里坐下。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嘴中叫喊道：

“妈妈——快些吧！……”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住他的反抗，悲伤又温柔地说道。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喊叫着。

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他并没失去知觉，他在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类问题：

“喝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让他感到惭愧。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令他的心灵倍受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动，他故意

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

“这事不是你应当做的……”

他呕吐起来了。

经过强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放到床上，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逐渐地醒过酒来，全身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摇荡不停。眼皮觉得很重，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满脑子胡乱地想着。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脸：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而我却觉得恶心……”

好似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飘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你妈妈吗？”

他紧闭双眼说：

“大家全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去酒店，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消遣了。但是，她仍然说：

“但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好像不存在她这个人似的，她老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由于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很少在家，因而和母亲也有些疏远，现在，他仔细地望着她，逐渐地清醒过来。

她长得很高，略微驼背，被长期劳作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佛总是



担心会撞着什么。她的脸盘很大，呈椭圆形，在上面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又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非常明显的伤痕，因此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银丝缕缕，悲哀和柔顺显露于她的全身。

沿着她的两颊，泪珠儿慢慢地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道。“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拿点冰水来吧……”

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就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她把杯子放在桌上，默跪在圣像的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手风琴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响起来了，气氛一片平和。有人大声唱着，同样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当了，并且和工人区其他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是在一条通往池塘的、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剩下来的，是一所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几把桌椅和两个凳子、衣柜，橱上放着一面小镜，除此而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全部，巴威尔都有了：有胸甲的衬衫，手风